

殷代的“脊背刀”

石 璋 如

一、前 言

“脊背刀”這個名詞，是李濟博士叫出來的。他把它列在鋒刃器中邊刃器的丙類。它的最顯而易見的突出點是在脊背，因此他給它的界說是：

(丙)脊背刀：長方條形，刀片與刀柄劃分清楚，同(乙)式。刀片背上有脊，鏤空成紋；背下兩面均鑄有長條文飾⁽¹⁾。

高本漢教授把這種刀列在武器分類中的第十類，並特別指明這類的刀為大儀刀 (Big ceremonial knife)⁽²⁾。後來他在整理皮氏 (Alfred F. Pillsbury) 收藏的中國銅器時又叫它祭刀 (Sacrificial knife)⁽³⁾

梅原末治教授也曾注意到這種刀子，但未作什麼解釋，僅云在脊背上加以尊彝緣飾的紋飾，下部有犧首，虺龍文等裝飾⁽⁴⁾。

羅越教授稱這種刀為商式推柄刀 (Tanged Knives of Shang style)⁽⁵⁾。雖然他的意思是針對高本漢教授的第十類刀而言，但是他所給予的插圖的形像，則類似脊背刀。

懷履光主教稱為祭刀 (Sacrificial Knife)，但他能覺察到刀子的錐柄，應該嵌入木柄之內⁽⁶⁾

以上關於命名的討論，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由用途為出發點而命名的，如高本漢、懷履光等；另一派是從器形為出發點而命名的，如李濟、梅原末治，羅越等教授。按古器物的用途很難判定，一器可以往往數用，究竟那一種用途算正名的。舉一個現在的例子來說罷，住在蘭嶼的雅美族，他們自己作的木盤，可以用來盛飯菜，可以用作製造陶器的工具，又可以拿來當作坐椅，甚至睡覺的時候又可以

拿來當枕頭。這幾種的用途，相差的很遠，究竟按照那一種的用途命名為合適呢？所以從用途命名很難概括其全。研究古器物最好找出來它的自名，倘不能找出自名，我覺得從形狀來命名比較簡化而易明瞭，所以我很贊同“脊背刀”以形給名的辦法。本文討論的範圍很小，單就銅質的部分來講，不但只限於脊背而且更限於錐柄。如果是脊背而非錐柄，其柄端或為一環⁽⁷⁾，或為一龍⁽⁸⁾，即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或者刀為錐柄而輪廓相似，其上或有圖象⁽⁹⁾，或有文字⁽¹⁰⁾但非脊背，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本文討論的範圍再清楚一點來說，只限於

殷代的雕脊厚背，紋帶錐柄的銅刀。

二、已著錄的脊背刀

據現在所知這種脊背刀已見著錄的數量並不很多，如果與出土的觚、爵、鼎、卣等器來比，數量相差的很多。縮小範圍，就本類鋒刃器中來比，和戈矛的數量相差的更遠。究竟這種刀在當時數量根本就少呢？還是出土的尚不多？拿我們自己發掘的經驗為例來說，我們發掘安陽十年，挖掘了一千多墓，僅只發現了四把脊背刀，可見這種刀的數量根本就不多。但話又說回來了，這四把刀係出在兩個墓中，其中一個墓內便出了三把。也許我們沒有多遇見這種墓，因此發現的較少，不過這種墓不是尋常的墓，而有特殊的位置的，到後面再說。據現在已發表的器物，而有清楚的圖形可據的，就我所知已有十把，茲一一錄後。

1.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圖版第二七下，署名為“犧首飾銅刀”，鏤脊作觚稜形，因為沿着鏤脊的下面為一行豎列的獸頭，故名。這些獸頭祇有四個清楚，餘均模糊，究為若干獸頭，不清，大體完整。惟照像時偏近頭部，故顯得刀頭特別大而柄端較小。此件為原為巴黎卡隄門氏所藏 (Coll, Edger Gutmann, Paris) (圖版肆：5)。

2.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圖版第二八：1，署名為“虺龍文刀子”，鏤脊作排齒形，沿着鏤脊的下面為一系列虺龍文，鏽蝕斑斑，文飾單位尚清，保存完整。此件原為日人故黑川幸七氏蒐集品(圖版肆：3)。

3. 高本漢：殷代的幾種武器和工具（見注2），圖版第27第149器p.110第十類，第149器云為大儀刀（Big ceremonial knife）。其器背和柄呈輕微的S形曲線，刀片跟部突出，尖端上揚，所以給邊緣以很明白的S形曲線，沿背有鏤脊作觚稜形，沿背下面並有一條龍紋帶飾，原載於1936年4月倫敦新聞，安陽出土（圖版叁：4）。此件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侯家莊西北岡發掘所得的一件形制甚相似，但鏤脊與紋飾有不同處（圖版叁：5）。

4. 高本漢：海氏收藏的中國銅器：圖版一八：1（K. 14138）⁽¹¹⁾云為刀，禮器，其形式的類屬可參看遠東博物館雜誌第十七號p.110第150器。背和柄呈輕微的S形曲線，沿背有觚稜形突出，其下有龍紋飾帶，紋飾的單位為兩對對頭龍，所以在兩端均為龍尾。殷代，安陽出土，長27.50公分，其上有綠棕色斑銹（圖版肆：2）。

5. 高本漢：皮氏收藏中國銅器圖錄：（見注3）。圖版100。p.193，No.84，稱為祭刀。他說這種形式的刀為大家所熟知出於安陽。沿着背脊有一凸緣，呈交錯T字形痕，如同禮器上的觚稜，沿着背下的窄帶紋飾，係在一條方旋紋的地上，鑄造一行三個瓶式的勾頭龍（圖版肆：4）。

6.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篇：圖版三二：4，侯家莊西北岡 HPKM 1436出土，器甚完整。尖部上翹，柄部刀身下垂，背與柄呈極輕微的S形曲線。鏤脊為觚稜形，其單位為六個又半。沿背之龍紋帶飾，為兩對頭的四個龍紋。（圖版叁：5）。形制與以上第三器（圖版叁：4）極相似。

7. 同上：“標本一：YM 186 出土（重002）。全部養化，滿身翠綠色，綠銹隆起多折裂；出土時折成四段，粘補復原；脊部有損失。全器輪廓除背脊外，極近鋒19, 20之復原形，惟及線轉直（原書插圖二十一）。刀片本段寬於刀柄約25mm.；及口由此向前，微向內凹；將近刀尖處，漸向上圓轉，與背線合成一上翹之銳鋒，頗與傳世之偃月尖刀相類；背脊鏤空，剝落甚多；背下兩面鑄有目形文飾（鋒及21）”（圖版叁：2）。

8. 同上：“標本二：YM186出土（重003）。形制紋飾與保存情形均同上；餘見表二十（鋒及22）”（圖版叁：1）。

9. 同上：“標本三：YM186出土(重004)。形制紋飾與保存情形均同標本一，餘見表二十(鋒及23)”(圖版叁：3)。

表一(李表二十)：雕脊厚背刀四件測量紀錄

標 本 號	測 量 點	測 量 點								
		長 mm.	背線長 mm.	双口長 mm.	刀片最 大寬度 mm.	背 厚 mm.	柄 長 mm.	柄 寬 mm.	柄 厚 mm.	重 (Gr.)
鋒及	21	294	300	255	48	2-5	75	9-22	3-6	180
	22	284	285	240	48	4-5	70	16-21	3-6	192
	23	287	293	252	52	3-4	73	17-20	5-7	205
HPKM 1436		300	305	278	53	5-7	60	16-20	4-5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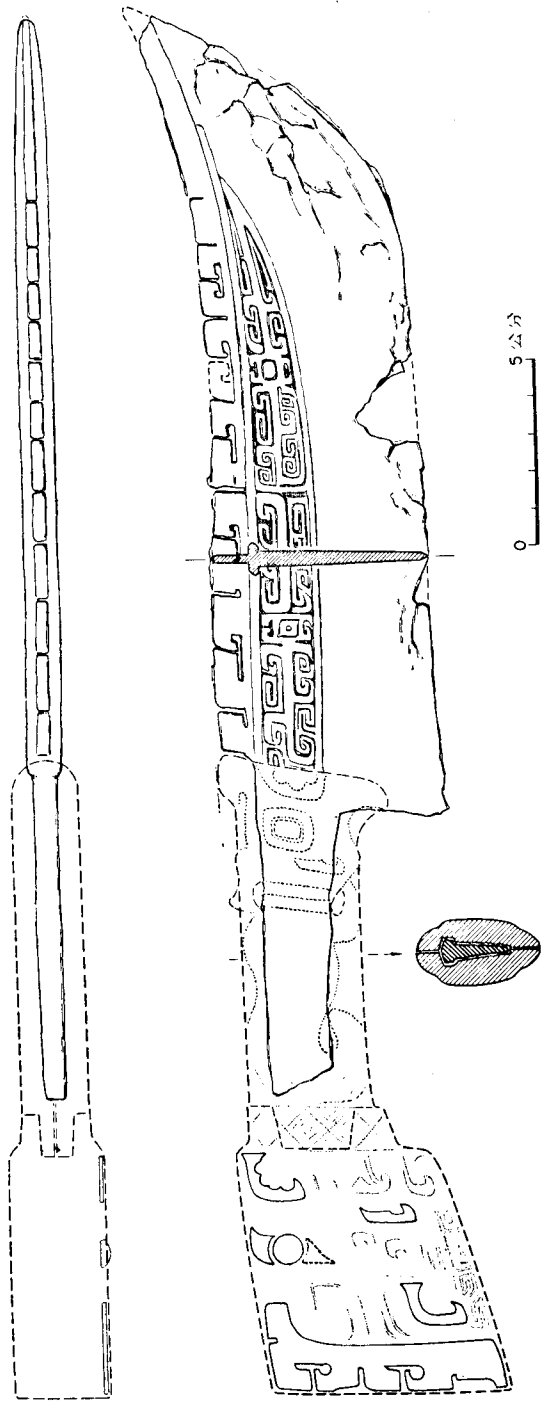
10. 懷履光：中國古代青銅器文化(見注6)：P. 34，插圖八；圖版25：B, NB. 4049，稱為祭刀(Sacrificial Knife)。刀片寬廣有一上翹的尖，沿背有凸出的鋸齒形邊緣，其下有獸形紋飾長帶。由錐尖式的柄看來似乎須嵌入木柄之內。滿身有翡翠綠和橄欖綠的銹斑(圖版肆：1)。

此外也許還有，不過我現在尚沒有看到。就這十把刀來講，可分為五種形式：簡單的分析和比較，列於表二如下：

表二：脊背刀的特徵與分類

類 別	出土地	全 形	雕脊單位	刀 口	刀 頭	刀 尖	刀 跟	紋 飾	刀 柄	保 存	圖 號
第一類 小屯式	小 屯	寬 短	短 高	略 凹	漫 圓	上 揚	微斜鈍	目 紋	平直抑	殘	叁：2
				略 平		微 揚	直 鈍				叁：1
									平 直	尚好	叁：3
第二類 西北岡 安 陽 式	西北岡 安 陽	窄 長	長 低	微 曲			微斜鈍		平直抑	好	叁：5
											叁：4
第三類 懷海式		寬 長	長 低	較曲折	突 圓	上 揚	斜 鈍	一目二尾	平直揚		肆：1
	安 陽								平直抑		肆：2
第四類 皮黑式		窄 長	高 短	大曲折		陡 揚	斜 銳	捲尾龍	平直揚		肆：3
								勾頭龍	平直抑		肆：4
第五類 卡隄式		寬 長	長 低	曲 折	突 圓			獸 頭	平 直		肆：5

以上十把刀，據著錄者的意見，大都認為是安陽出土。由上表看(參看圖版叁，肆)，刀形的演變很清楚，尤其是刀口，刀頭，刀尖，刀跟等部分更為有趣。



插圖一：脊背刀柄部結構的復原

刀口由略平而變為微曲，而變為曲折，而變為大曲折。刀頭由漫圓而變為突圓。刀尖由微揚而上揚而陡揚。刀跟由直鈍而變為斜鈍，而變為斜銳。這種演變的根據，除了器形之外，還有地層和紋飾。譬如小屯出土的三把刀是與乙七基址有關，乙七基址是小屯殷代基址較早的一個，故這種平口，漫圓頭，尖微揚，跟直鈍的形式，可能為最早的形式。勾頭龍的紋飾，尚未見於小屯與西北岡，也許是較晚的一種紋飾，配合着大曲折刀口，特突圓頭，陡揚刀尖，斜銳刀跟，故這種形式可能是較晚的。其時代的次第可能與形式的演變相配合。



(1) (2)

插圖二：銅器銘文

三、出土的情形

以上各家的描述和討論，是偏重在器形和用途方面，也可以說是古器物學的討論，至於考古學方面即出土的層位和現象是怎樣呢？在這方面只有四件標本可作根據，這四件標本是出在兩個墓內，出土時我都在場，並且參加剝剔，把當時觀察的情形列舉如下：

1. 安陽信家莊西北岡 HPKM 1436 墓

這個墓葬是西北岡東區墓葬羣中的一個小墓。它的位置是在東區的西北隅。由北起數為第三行，由西起數為第二列。其中只有一具殘朽的人骨，頭頂向南，隨葬品只有一把脊背刀，它的放置是尖向上，柄向下，斜置於盆骨之右上方。因其潮濕過甚，柄部木質腐歸烏有，柄部附近亦無其它裝飾，但在刀片與椎柄上却遺留有半圓形的木質印痕。這裏可注意之點有二：其一為此墓之本身，其中只有一具人骨，一把刀，別無它物。其二為東鄰墓，該墓中無人骨，僅有大型的深腹雙耳圓鼎一，小型的有蓋無耳鼎二。共三件。這三件器物保存完整，紋飾精美，屬於烹飪器當無問題，也可以說是廚房中的用品。至於其中要煮什麼東西，似乎有賴於鄰坑中的那

把脊背刀予以介紹了，那麼那把刀的主人，很可能的就是廚師了。

2. 安陽小屯 YM 186 墓

YM 186 墓，在小屯 C 區，為殷墟第十四次發掘所發現，屬於乙七基址上層的七墓之一。我們知道乙七基址，是小屯殷代最重要的基址之一，不過尚沒有找清輪廓。這七個墓葬均在已知的乙七基址範圍之內，它們的上口差不多在一個平面，而且是有系統的排列，因此我曾把它們合在一起來敘述。雖然我都把它們列入安門牲之內，可是它們的性質和職責却大不相同。按照它們的內容可分為三類：⁽¹²⁾第一類四墓，它們的排列是三北一南，北三墓的位置，是以門為標準，左右中各一，各持一戈面向南而作跪姿。南一墓則在 3.00 公尺以外，持一戈一盾面向北亦作跪姿。第二類二墓，它們的位置緊接第一類北墓之北，均東西向，它們的位置亦以該門為標準，在門東的頭頂向西，內三人二犬；在門西的頭頂向東，內二人，均俯身。第三類即 M 186 墓，在乙七基址的東部，呈南北向，它與第二類墓的關係，好像圍繞基址的內部。第二類兩墓相距約 7.00 公尺。本墓與第二類的東墓相距為 6.00 公尺。此墓之北約 3.00 公尺，即為尚未挖掘之地帶，是否仍有此類墓尚不可知。保存尚屬完整。

YM 186 出土的三把刀，都在南端，一把近南壁（圖版壹：1）一把近東壁（圖版壹：2），一把近西壁（圖版壹：3）。在這墓內有九具人骨，另有其它器物與本文無關不贅，茲專述這三把刀出土的情形。

第一把刀（標本一，重 002），在南端正中（圖版壹：1）當一個人頭的南端，尖向東，柄向西，背向南，緊靠着南壁放着，雖然銹蝕，輪廓尚全。在刀柄後面有朽腐木質，並有朱色紋飾，接近刀片處有松綠石，其次有牙飾，最後即柄端有蚌飾，均已散亂。

第二把刀（標本二，重 003），在東壁的南端，一個人頭的東面（圖版壹：2），尖向南，柄向北，背向東，双向頭的平放着，刀片中段尚可接起。柄的北邊為殘朽木質及朱色花土，其上有松綠石，牙飾，最北端有蚌飾。

第三把刀（標本三，重 004），在西邊的南端而稍向北，尖向南，柄向北，双向

西，背向東，靠近一個人的脊骨放置着。刀柄為紅色，木質雖殘朽，紋飾尚清晰。其上有松綠石，牙飾，最後端為蚌飾。由刀尖到柄端(蚌飾處)長0.37公尺。尚可看出全形(圖版壹：3；圖版貳)。

以上三把刀的裝飾品，大致相同，雖然數量上稍有差別，但所用的質地及種類是相同的，茲列表比較如下：

表三：YM 186 墓中三把刀柄部裝飾品的數量

標 本	重 號	松 綠 石	牙 飾	蚌 飾	柄 部 情 形
第 一 把	重 002	35	3	3	紅色，木質殘朽，柄端蚌飾較亂。
第 二 把	重 003	22	12	3	紅色，木質殘朽，柄端蚌飾整齊。
第 三 把	重 004	21	5	3	紅色，木質殘朽，柄部尚整紋飾清楚。

從上表的數字看，給我們一個很有趣的啓示。譬如蚌飾，每把刀都是三塊，用三塊蚌飾才能把刀子的後端鑲滿，也可以說柄後端的裝置可能相同。牙飾的數量則不同，少者三塊或五塊，多則十二塊，這就是說每把刀用牙飾的方法可能不相同，因為方法不相同，所以用的數量也不一樣。松綠石的數量也有差別，多的三十五塊，少的二十一塊，但是有一個很清楚的現象，用牙飾最少的，用松綠石特別的多；用牙飾最多的，用松綠石較少，那麼其上的紋飾，便可以有許多變化了。

四、刀柄復原

復原的根據，是第三把刀出土的情形(圖版貳)。

從出土情形的描述和從照片上的觀察，誰都可以看出來，蚌飾和牙飾的部位都很清楚，惟有松綠石的組織看不很清楚，在當時的觀察有這樣一段記載：

刀是很講究的刀子，除本身鑄有花紋外，其把為木質上面用松綠石鑲成獸頭，後端有一蚌飾。可惜木質腐朽的太厲害了(殷墟第十四次發掘總日記25年9月28日)。

按當時所繪的出土情形草圖，松綠石是集中在柄與刀片相接的部分，即木柄與

刀片相接處的獸面是用松綠石鑲成的。這三把刀刀柄的紋飾可能稍有出入，惟結構方面可能相同。茲選擇其中最清楚的一把，試作復原如下：

一、長度：

根據地下現象的度量，刀及柄的全長為 370.00 mm.，而木柄的全長為 170.00 mm.。木柄又可分為前、後二段。前段為木柄與刀片相接處及手執處，長 93.00 mm.。後段為尾部長 77.00 mm. (插圖一)。即木柄幾乎是全長的二分之一。

二、結構：

殷代的骨器，象牙甚至石雕等，都有用若干部分以眼納榫的方法把它們合攏起來而作成一器，也有用一塊材料而雕刻成功的。故木柄的結構可能有兩種方法。一種為整體法，即用一塊木頭雕刻成功，將銅刀之刺部插入木柄之內；另一種為片段法，即用若干段或若干片組合而成功。木器的復原係採用後者，因為柄的後端有特大的部分，顯然的與前段分為兩節。今假定分柄部為前後兩段，後段為一整體，前段則由兩片所合成。在每片上各挖一槽，恰好可以容納錐柄，在此兩片的後端各刻一同樣大小的榫，以便插入後段的眼中。然後將兩片膠合起來，為的使它堅牢，再在接近刀片部分即獸頭的角下目後箍以皮線，如此不但兩片不易開裂，即刀片及錐柄亦不易脫出。後段則為一楔形木頭，在前方鑿眼，以納前段的榫。

三、紋飾：

柄上的紋飾也分前後兩段，前段為一張嘴獸，刀片上的一帶紋飾，好像從獸口中伸出的舌頭。在一個牙飾所在的上方有一個峯起，可能是獸角的遺痕(圖版貳)。在本墓中另出有兩把小銅刀，為張口獸形，從獸口中伸出一把刀來⁽¹³⁾。這兩件標本頗可為復原此木柄紋飾的一個參考。獸眼及眉乃用豬牙作成，周圍則鑲以松綠石，係在紅地上作成一個綠色獸面，兩側相同。手執處為紅色即獸的身子。

後段的紋飾，亦係紅地。它的組成類似西北岡出土的大花骨筒上的紋飾⁽¹⁴⁾，由一面觀察，上方為一側獸面，豬牙作牙，松綠石作眼，蚌飾作角，則成紅獸面，綠眼睛，白犄角，褐牙齒。紅白綠褐，非常鮮艷。下方為獸的腿爪，並有雕刻的紋飾。(插圖一)

這個復原可討論的地方很多，希望賢達予以指正。

五、結 語

以上十把脊背刀，據著錄者的意見，大都是安陽出土，至少有五把是確定的，也可能都是殷代的產品。在若干銅器的銘中也常有刀的形象，有的是排在兩個形象的中間，好像一個文字，如卣的銘文（殷文存上 p. 35），中間的形象却是脊背刀的樣子（插圖二：2）。又如殺牲形父辛鼎的銘文（殷文存上 p. 4），則為一隻仰臥的獸，在獸腹之上有一隻手和一把刀，（插圖二：1）。這把刀雖然沒有顯明的雕脊，可是柄端却向下彎，如同小屯YM 186 墓各刀出土的形象。據上文所述作簡單的結語如下：

一、根據出土的現象及刀上的印痕，這種刀大都是有木柄的。

二、根據出土物的環境來觀察，這種刀的用途可能為庖廚。

三、根據銅器銘文的圖象，這種刀的用途可能是宰牲的。

四、根據器形來推斷，這種翹尖，圓頭，凹口，斜跟的樣子，是宜於宰屠或庖廚的。

五、據目前所知，這種脊背刀多出於安陽，而且數量不多，可能為殷代一種不普遍的形式。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十日，南港。

註

- (1)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篇：鋒刃器；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四期 p. 187, 1952，曾把邊刃器分為甲、乙、丙、丁、戊等五類。
- (2) Bernhard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17, p. 110, pl. 27, 28, 1945.
- (3) Bernhard Karlgren: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 No. 84, pl. 100, 1952.
- (4)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 p. 36, 1940.
- (5) Max Loehr: Weapons and Tools from Anyang and Siberian Analogie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53, No. 2, 1949. p p. 136-137.
- (6) W. C. White: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 34, No. 8, pl. 25 B. NB. 4049, Canada 1955.
- (7) Max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pl. 20, No. 41. 1956.
- (8) W. Perceval Yetts: 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Vol. I, pl. 72, No. A 157.
- (9) Bernhard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見⁽²⁾, pl. 27, No. 148. 其上之圖象，上為一刀如脊背刀形，下為一小龜。
- (10) 同上，pl. 28. No. 151, 其上有一“告”字。
- (11) Bernhard Karlgren: Bronzes in the Hellstrom Collectio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20. pl. 18:1 (K. 14138)
- (12) 石璋如：小屯C區的墓葬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1952.
- (13)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篇，鋒刃器，圖版貳拾：4, 5.
- (14) 見大陸雜誌三卷十期封面，下部的一個獸面。

THE "CHI-PEI TAO" OF THE SHANG DYNASTY

SHIH CHANG-JU

"Chi-pei tao" or "rim-backed knife" is the term given by Dr. Li Chi to a rare type of bronze knife in ancient China.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carved rim along its thick back, by a belt of decorative pattern along the rim, and by a tang. It is referred to as "big ceremonial knife" by B. Karlgren, "tanged knife of Shang style," by Max Loehr, and "sacrificial knife" by Bishop White. Altogether ten knives of this type are found in various recorded collections, all said to have come from Anyang. Four of them, unearthed by Academia Sinica,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is article. Three were found in one tomb (YM 186) in *Hsiao-t'un*, all decorated with turquoise, ivory, and shell pieces. Remains of wooden handles originally decorated with shells are preserved. The author has made an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handle. The other one was found in a small tomb (HPKM 1436) in Hsi-pei Kang of Hou-chia Chuang, with a human skeleton and nothing else. A neighboring small tomb to the east contains a large *ting* and two small *ting*, all beautifully decorated which are obviously cooking vessels. Relating the findings in the two tombs together,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skeleton may be that of a *chef*, and the knife may have been a kitchen knife for the slaughtering of animals. This interpretation is supported by depictions of the knife in bronze inscrip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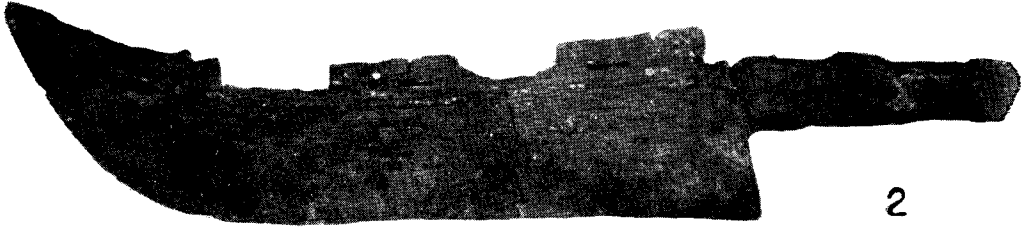
圖版壹：YM 186 脊背刀出土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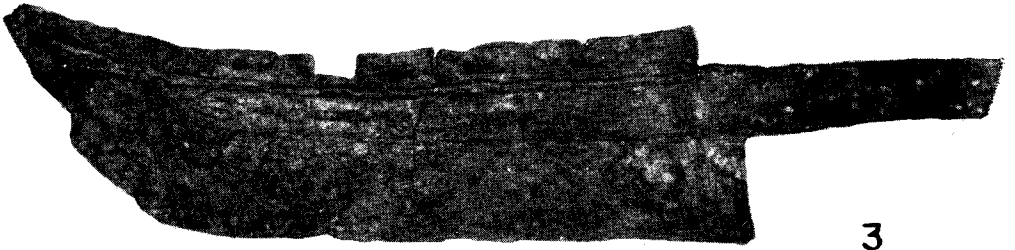
圖版貳：小屯M 186 墓第三把刀出土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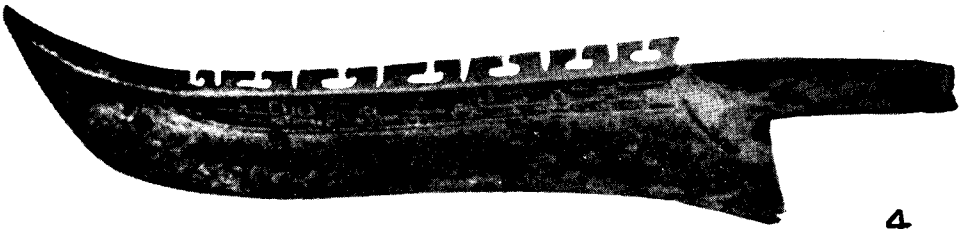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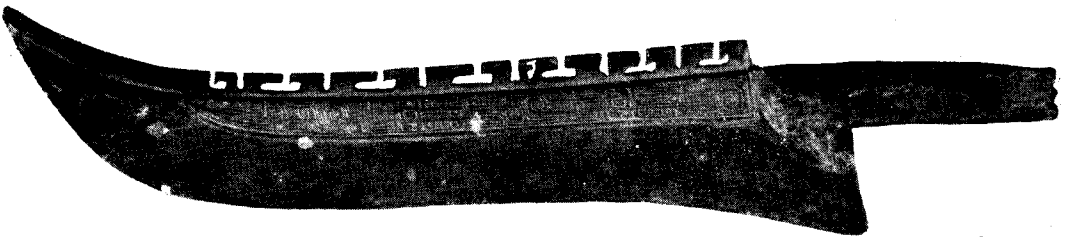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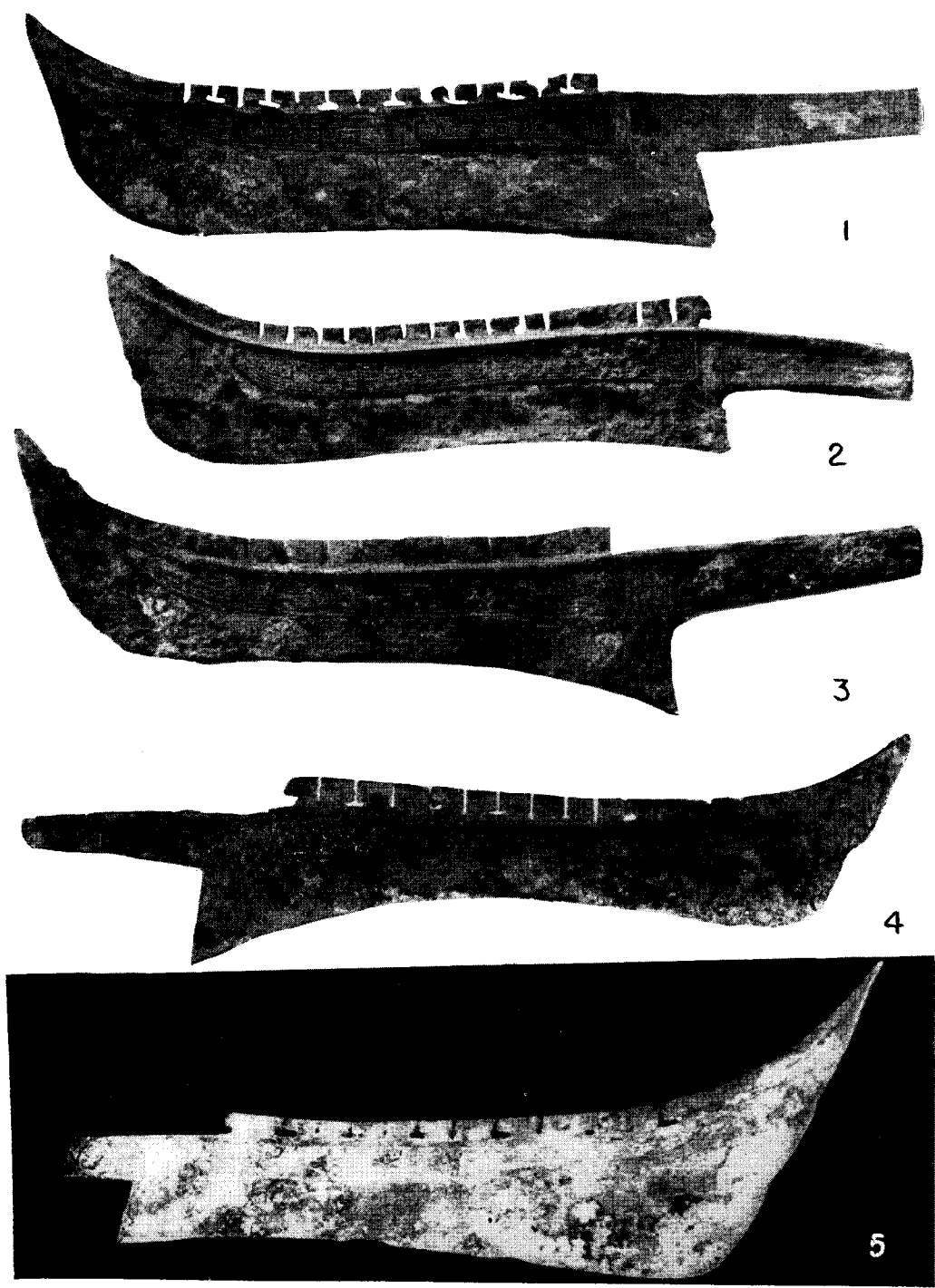


4



5

圖版叁：第一(1—3)二(4, 5)類脊背刀



圖版肆：第三(1, 2) 四(3, 4) 五(5)類脊背刀